

风的故事

岛城栖居地图

大 梁



诗情画意

悼念抗日英雄老伊万

(诗二首)

毛秀璞

墓碑

他用整个晚年
寻找墓碑

寻找沉睡在中国大地
为赶走万恶日寇
与他一起流过鲜血的人

他也曾经让我一起
帮助寻找

他生前找到了许多
失散的碑林
曾经许多次从万里之外
向牺牲的战友敬礼

还为此书写
《长眠在中国大地》

为了他的嘱托
为了共同的怀念
我也成了探望墓碑的人

今天我从中国青岛
从父母的墓碑出发
在莫斯科郊外
来到另一座梦中耸立的墓碑前

虽然眼睛潮湿模糊
我还是看清了一个不朽的名字：
抗日老英雄——
瓦西里·伊万诺夫

永远的抗日老兵

在莫斯科巴特尔大街
抗日英雄展窗
老伊万朝我微笑

像二十年前一样慈祥
我赶紧立正站好
向英雄敬礼

他竟然走过来
拥抱我
像二十年前一样
紧紧拥抱
尽管他右臂留着
日寇的刀伤

他又一次向我讲述
东北抗联的风雪往事
如数家珍般说着
那一个个抗日英雄的名字

我永远记得
他当年用自己肩头的粮食
为东北难民煮粥的故事
一个穷得连碗都没有的难民
只能用双手捧着粥
回家给母亲吃
那一刻激起了他与战友
杀退日军的坚强决心

那天莫斯科郊外细雨蒙蒙
其实没有雨
我眼眶也是湿的

临别时老伊万又一次拥抱我
我知道他除了拥抱我
一位中国诗人
还在拥抱年轻时
在中国东北打击日军的年轻的自己

刚来岛城工作那会儿，我在广饶路附近跟另外一个朋友合租房子。房子是老房，紧挨着马路，白天晚上车流不断，躺在床上能感觉到轻微的震动。房子的朝向很怪，指南针也失灵，太阳从房间的一侧升起来，一会儿就不见了。房子的布局也很怪，朋友来得比我早，选了较大的一间，放下床之后也仅仅有条半米宽的过道。我的那间逼仄得多，且因为被房东封出了一个库房，因此房间变成了六边形，躺在床上时，我经常盯着那个六边形的天花板出神，想象自己住在一个积木搭建的房子里。

那时，我已经结婚三年了，妻子还在老家上班，偶尔周末来探望，是我们夫妻俩难得的团聚。同住的朋友单身，平时我俩就搭伙做饭吃饭。下班后各自买点菜回家，就着半吊子的厨艺，炒两个小菜，或是包顿饺子，楼下打点散啤，过得也算安逸。

后有天下班，我们回去之后傻了眼，房门被撬开，屋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们报了警，警察上门勘察了一番，后来也没了下文。我和朋友哭哭不得，咱都穷成这样了，还能遭贼惦记，也真是遇到了不开眼的贼。朋友丢了块手表，地摊货，二十几块钱，我则毫发无伤，不光是没有现金，连点值钱的酒和茶都没有，估计让那毛贼也很郁闷。

经此一役，我们就惦记着搬家了。朋友筹划着结婚，已经在别处安居。我也搬离了六边形房子，临近又找了个一居室。这时候妻子就

钩沉逸事

浮山红石

周常温

在北京中轴线、天安门广场中心，矗立着共和国第一碑——一座不朽的丰碑——人民英雄纪念碑。花岗岩碑心石取自青岛浮山。

浮山，又名浮峰山、九峰山、福山，是崂山余脉西南端的一座高峰。山上九峰逶迤，峭壁巍峨，林海茫茫，景色丰满。曾有流行谚语：“浮山戴帽，下雨一瓢。”足以说明，当时山顶之浮云，是预测天气的晴雨表。史载，浮山取名应该与海雾弥漫、海市蜃楼有关。

登上浮山，我感到置身于绿色的波浪中，听到绿风卷出树梢的阵阵涛声，闻到片片花果徐徐送香，但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陡峭和冷峻，我最是欣赏冬时水寒山瘦而裸露出的它那坚实脊梁，别于信号山、观象山、小鱼山的柔和。浮山山冈层峦叠嶂，奇峰峥嵘，怪石林立，姿态各异。“金嶂”“达摩”“飞来石”“石人像”“仙人遗靴”“李太白石像”……堪称奇峰怪石博物馆。正是：满山染绿满山诗，满山美石满山歌。

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料石何来？之后，专家们在全国范围内，数月实地勘察，反复分析比对实验，最终将目光定格在青岛浮山。

泱泱东土，知名山石数不胜数，为何花落浮山？浮山花岗岩色泽、硬度、孔隙率、抗风化、耐酸碱、不泛铁锈等等诸项指标如同“一剑封喉”，胜选。新华社当时报道：“浮山花岗岩质地坚硬，富含石英，绝不酸化。用作建筑墙面材料，雄壮富丽，尤为可贵。磨光后平如镜面，明亮照人，色泽清雅，光彩灿烂。浅焦糖色而又带黄色的底子，并有黑花和白花衬托，柔和光滑，晶莹闪耀。前苏联斯大林广场纪念碑和济南、烟台兴建纪念碑时，曾采用浮山花岗岩料石。”

其实，这里的花岗岩之多、之优、之美，久负盛名。《青岛市志·建材工业志》载，浮山生成于中生代白垩纪末期，距今至少1.3亿年以上，地质学家称其为“青岛岩”。内心隐藏着巨量的花岗岩。青岛建置以前，未见规模开采石材的记录。

百余年前，天津籍民族实业家姚华孙，考察数载，在崂山浮山一带发现花岗岩、大理石、闪长石等几十种石材。托德方检测化验认为，色泽、质地出众，实属难得。花岗岩为最佳，灰白、肉红两色为主。被誉为“国货之光”，被世界石材组织评定为“全球四大名牌石材”。于是，姚华孙在豪古路（今内蒙古路）21号开设国内首家高级石材生产企业——青岛中国石公司。主营浮山石材、墓碑纪念石、石工艺美术品等，生意走红。一些花岗岩漂洋过海，凝固在异邦他乡。其间，姚华孙得到时任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和山东省省长韩复榘的鼎力相助。

1952年8月，一则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和石座及栏杆料石开采的通知，下达至国营青岛料石厂。一场轰轰烈烈的采石壮举起之浮山南麓、麦岛海畔：一锤凿，一凿凿，一钻钻，烟尘滚滚，口号声声……

碑身石坯体量巨大，史无前例。称之“史上最大最重”的独体石材。长15米、宽3米、厚3米、重达320余吨的庞然

搬过来了，房子虽然小，但起码夫妻团聚，彼此有了照应，心里也踏实一些。这个一居室其实是个半地下，刚来岛城的我们，对潮湿的理解欠佳，伏天就吃了教训，房间里到处涌现霉斑，洗的衣服几天也晾不干，而且房间久不见阳光，到处都泛出发霉的味道。我和妻子一合计，还是得搬。

觅寻了一圈，还是在广饶路上一个小区找了套老房，好处是进了小区里，不临路，安静了很多。老房是个三楼，房子有四十平，卧室不小，还有个不起眼的小厅。厨房和卫生间都极为狭窄，仅容一个人转身。现在回想起那段，大概是初来岛城的几年里比较安逸温暖的时光。那时间，妻子怀孕，每到晚饭后，我都会陪她在楼下的小凉亭走走转转。后来妻子生产，还是返回了老家，一则是父母在老家，照顾得周全，二是租住的房子太小，条件也差。孩子出生后的几个月，刨去陪产假，我就只有周末才能回老家，平时只能通过视频缓解相思之苦。

在这套老房住了不到一年，赶上市里配租人才住房红利，我在海岸路上选中了一套。房子九十多平，精装未入住，里面基本家电用具都配置齐全，稍微添置点家具就能拎包入住。这时孩子已经三四个大月，担心新房对孩子有影响，还是等了几个月，直到她七八个月大时，才把她和妻子接来同住。这时母亲也随着一同前来照顾，父亲还没退休，有时休息了也来住几天，一家人算是终于得以团聚。

大物，要从山岩上完整地剥离出来，无疑是莫大挑战。彼时料石开采设备落后，技术原始，还无电源。艰难重重，困苦丛丛，但职工们精神高涨之极，信心坚于岩石。

实验几次失败。崂山老石匠李开山支招。其人如其名，因采石技术高超被称为“山神”。李开山和老技工朱培成商酌，改用稳妥之法。先沿料石四周挖5米深槽，凿40个炮眼，少药轰炸，松动山石。再加之8个200吨的千斤顶齐上升，数十个工人将钢楔子插入剥离线中，几次同步均匀锤击，巨石终于离开山体！碑身、碑座及部分栏杆等料石全部开采完毕，共计600多立方米，重1600多吨。

采石难运石亦难。确保碑身料石万无一失下山，起运进京，绝非易事。1953年7月10日，大石料由青岛搬运公司起重队工人实施搬运。没有吊车，没有拖车，没有铲车，没有汽车，最先进的设备即是拖拉机和推土机。起运工具亦简陋：铁纹磨、钢丝绳、千斤顶、滚木及大大小小的垫木。

绞、磨、推、吊、拉等等土法笨法古法尽用，溜运、滑运、滚运……将碑身料石装于6吨自重的铁排子上，攀上钢丝绳，用推土机在地面上拖着走，下面铺垫木和滚木、钢管交替铺垫滚动运输，以每天五六百米的速度缓缓前行。途中按火车限重要求，三次“瘦身”至94吨，碑身料石30天挪到孟庄路石油专用铁路线。专列最高时速20公里，跑了7天，巨无霸石材终于抵京。青岛的石匠和人民群众完成了一次壮举，成就了我国运输史永久经典。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围绕“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初衷展开，处处体现人民性。毛泽东亲笔写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在他起草的仅百余字的碑文中，就有8处提及“人民”二字。碑下须弥座10幅浮雕，生动展现了姿态、面貌和表情各异的172个英雄人物，均是普通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是在有限的画面中突出人民群众的形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面向全国征集，240多件纷纷涌来。经反复讨论后，决定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设计方案为主。碑型的外形设计一反传统的“坐北朝南”建筑布局，改为以朝北一面为主要立面，吸收古典柱式的做法，使得纪念碑更加挺拔、有力。

1955年3月10日，纪念碑的碑心石安装成功。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隆重揭幕，“青岛心”展示在世人们面前。

国庆前夕的晨曦中，我再次站在天安门广场。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引领我思绪远飞。我看到了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前赴后继，英勇无畏地与敌人战斗；我听到了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舍生忘死，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曲壮丽赞歌。

我重回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开采旧址，致敬“红石精神”。参与开凿碑心石的工匠多已故去，昔时这里采运碑心石的火红场景也已远去。青岛的工人用汗水与智慧采运碑心石，用双手托起青岛的“红石精神”，托起了青岛的荣光。我们定然要缅怀，要铭记，更要将其传承，一代又一代。

日子不禁过，打个喷嚏的工夫，孩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小区里就有个幼儿园，离家不过五分钟，而且是新校舍，孩子很喜欢。每天不用催，蹦蹦跳跳地背上小书包就跟着奶奶走了，很让人省心。

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里，也渐渐地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原来看着挺偏远的地方，后来也觉得挺适应。楼下有篮球场，运动遛娃很方便。旁边还有个不小的菜市场，海鲜蔬菜水果百货一应俱全。楼下门口的网点开了超市和诊所，还开了几个小饭店，生活上的便利也让本是浮躁的心暂时有了喘息的机会。

那几年，唯一苦了的就是父亲。母亲长期在岛城帮我们看孩子，父亲一个人在家，吃穿跟不上，父亲好喝酒，自己一个人也懒得侍弄菜，经常是上顿下顿地凑合着来。日子久了，身体吃不消。有一年，父亲破天荒休了几天假，母亲的脸色不好看，一问才知道，原来父亲腹痛已经数月，以为是胃出了问题，连吃了几天药也不见好，就想着来岛城大医院检查检查。我赶紧给父亲挂了号，陪他去检查。一查才知道是胆囊出了问题——胆囊炎，大夫说再晚点就得把胆囊切掉了。后来开了对症的药，吃了一段时间，才得见好转。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身体，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更不用说觉得心里有愧的母亲。

孩子即将上小学前，市里又有了好政策，



■凉山谣
谭乃麟

往事如风

老家院子里的大树

邵 琴

其实母亲很爱花。但七八十年代那样的光景里，她只顾忙活一大家子的生计，没有空闲侍弄花。种树，算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勉强。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榆树。这根榆树又高又粗。粗得我一个人抱不过来，高得似乎要顶进天空的蓝里。榆树长得毫无节制，他的枝叶覆住了平房的上空。我们那里的平房是真正的平房，屋顶就是一个硕大的平台，既是房屋顶，又可以在上面晒粮食。

夏天最惬意的事情就是晚饭后躺在平房顶上乘凉。要好的大人、孩子们都会自带凉席子，在平房上大家齐齐躺着，摇蒲扇，说话儿，看星星。隔壁的男孩子在大人躺的旁边生了一堆火，忽然之间开始一阵“扑啦啦”的声音，大榆树上的知了成群地扑向火堆。我惊异极了，不知道还能用这个法子捉知了。期待以后每年都用这个法子捕蝉。

没有想到，刚开春，爸爸就召集人伐掉了这棵榆树。伐了榆树，好在这里打上水井。大概有五六个壮汉，把树杈掉掉了一个很深的坑。我之前听大孩子说过，知了要从土里钻出来，是需要在地底下长七八年的，就一直围着树坑转悠。不一会儿，就有一铲土滚在我的脚边。我定睛看去，土里果然有几个灰白色的团儿，那是还没长成形的知了幼虫，头还是尖的，爪子也没长长。

几天时间，这里升起压水井。旁边的石榴树就出现了。按照时间来算，这棵石榴是姐姐出生那年种下的。也就是有我的时候，石榴树已经四岁了。在我的印象里却总觉得是没了大榆树才有了石榴树。

我比任何人都上心。春风来了，我盼望赶紧刮开石榴芽；夏天到了，我看看一树浓绿的叶子深处开满火红的花朵；秋天来了，石榴结满了树，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围着树数个数，嫩黄的叶子落在地上铺成毯子；冬天到了，我会不时地抚摸一下粗砺的树干，让它知道我的记住。

每年春天，石榴树都会抢先抽出红色的小嫩叶，我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石榴树一年比一年有生机，越长越大的石榴树成了整个院落的重心。我担心石榴缺水，总不分时间地浇灌。母亲告诉我，压水井是地下水，压上来的水非常凉。用这样的水，在盛夏的中午头浇给石榴，冷热太骤，石榴会生病的。我开始感受到了石榴树的生命温度。